

浅谈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

张剑锋 吉林省梅河口市第四实验小学

摘要：陶渊明的田园诗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其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质朴平淡的语言功力、回味无穷的意境之美、色彩鲜明的人物性格、在理想与现实间游走、洒脱超然的诗酒文化等方面，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很高的造诣。

关键词：陶渊明；田园诗；诗酒文化

陶渊明的田园诗对后世影响很大，从他以后田园诗不断发展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田园山水诗流派，其艺术手法也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很高的造诣。

一、质朴平淡的语言功力

陶渊明眼中的田园风光、乡村生活、处世心境，都是通过朴素的语言，白描的手法，率真自然地抒写出来，没有一点雕凿做作的痕迹。在《读山海经》中写到：“孟夏草木长，绕屋树扶疏。众鸟欣有托，吾亦受吾庐。既耕亦已种，时还读我书。”这首诗完全用的白描手法，语言十分平淡，使人读来毫不吃力，眼前即看到清闲适志的生活情景。又如“种豆南山下”、“今日天气佳”、“日暮天无云”等这样的诗句都明白如白话，但其中却积淀着生活体验和经过高度的艺术提炼，而这十分精粹的语言则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而那个时代的玄言诗人则掩饰自己的内心真情实感，人们也就无意于去看他们的诗作了，所以玄言诗也就流传极少，都被合理地淘汰了，而陶渊明的田园诗由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千百年来传诵不衰。

二、回味无穷的意境之美

大诗人艾青说：“意境是诗人对于情景的感性，是诗人的心与客观世界的契合”，的确如此。我们读陶渊明的诗，首先接触到的是田园生活的画面，继而就不知不觉地走进诗中描写的意境里。如：《归园田居》第一首：“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。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”我们先看到的是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，村前中的几缕炊烟，听见深巷犬吠和树头的鸡鸣。这一切构成一种意境，宁静安逸，淳朴自然。这种特点与诗人的创作方法有关，诗人写田园诗目的并不是客观地描写田园生活，而是强调和表现这种生活中的情趣，与当时尔虞我诈的上层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因此他在创作时并不是随意摄取田园生活的影象，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提取到诗中，用优美的字句表现出来。在平凡的素材中蕴含不平凡的思想意境。苏轼说：“观陶彭泽诗，初若散缓不收；反复不已，乃识其奇趣”，所谓“奇趣”正是从意境中产生的。陶诗的这一优点比起同时期的诗人的作品来，显得尤其浑厚和完整。

三、色彩鲜明的人物性格

古代许多诗歌，通篇描写自然景物，实际上即使看上去好似纯粹客观的景物诗，也反映作者的感情和性格，不过有隐有显而已。例如：陶渊明的《和郭主簿》其二中的松、菊；《饮酒》其中的松树；《咏贫士》第一首中的孤世；《归鸟》和《饮酒》第四首中的飞鸟等自然景物的形象，都是作者那种孤高傲世，不愿同流合污的人格象征。又如《读山海经》第一首和《归园田居》第一首，虽然主要是描写居住环境和自然景物，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上着墨不多，只点了“既耕亦已种，时还读我书”或“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”等几句，但诗人的音容笑貌已跃然纸上。由于作者在描写这些自然景物时寄托了自己的理想，我们从诗

歌中看到的已不是原来的自然景物而是诗人的品格。

四、在理想与现实间游走

为了使艺术与生活之间取得统一调和，诗人常把自己搁置在现实与理想之间，向顺水的船与逆向的风所作的抗争一样，使自己的生命在不安于颠簸中前进。陶渊明的想象大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，所以想象的结果都被人们合情合理的接受了。他的想象可分为两个阶段，由于生活经历的限制，那时他还只能从传统中的古代寻求理想社会。他归隐以后，生活遭受一系列的不幸，种的田不断受到灾害，四十四岁那年，旧居又被大火烧的片草无存，只好住在船上。月白风清，空腹难眠，使他的想象回到了传说中的古代：《戊申岁六月中遇火》：“仰望东户时，余粮宿中田，鼓腹无所思，朝起暮归眠。”一个人在食、住都很困难的境况之下，自然向往古代传说中丰衣足食的美好时代。随着劳动体验的不断加深和对农民的了解增加，对封建制度有了足够的认识，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农民理想模式构成的社会——桃花源，诗人想象中的“桃花源”——《桃花源诗》：“相命肆农耕，日入从所憩。桑竹垂余荫，菽稷随时艺。春蚕收长丝，秋熟靡王税。”这样的社会，当然是一种幻想，但这个境界仍然是在现实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，是人们内心共同向往的理想社会、和谐社会。

五、洒脱超然的诗酒文化

古代许多诗人都喜欢饮酒，形成了独特的“诗酒文化”，陶渊明亦如此。如《饮酒》诗序中“偶有名酒，无夕不饮”。《读山海经》：“欢然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。”他做彭泽县令时，不光有五斗米的俸禄，还有大量公田可耕。于是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田地种上秫，用以造酒。可是不及成熟，既去职归里。他寄酒于诗，以抒胸怀。几乎每篇都有酒，但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厌烦，因为酒是陶诗中热情、浪漫的产物。“何以称我情，浊酒且自陶”。这与一般酒徒是大异其趣，也不是酒入愁肠或举杯消愁。《饮酒》第七首：“泛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。一觴虽独进，杯尽壶自倾。日入群动息，归鸟趋林鸣。笑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”。《连雨独饮》：“试酌百情远，重觞忽忘天。天岂去此哉，任真无所先。云鹤有奇翼，八表须臾远。”……在陶渊明看来，酒就同方家术士一样，有着无限的法力，他能使人和社会现实忽忽两极，一任自己的想法遨游在广阔的天地。唐诗人白居易评陶渊明：“归来五柳下，还以酒养真。”这正是对陶渊明诗酒文化的客观评价。

前人称陶渊明为田园诗人，称他为“隐逸诗人之宗”，对他的艺术成就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许多大诗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受到他的影响。沈德潜说：“唐诗祖述者，王维有其清腴，孟浩然有其间远，储光羲有其峻洁，皆学陶焉而得其性之所近”。就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苏轼、陆游、辛弃疾这些大诗人，都对他表示出很高的仰慕。但也有人专门欣赏他的消极面，欣赏他那种隐士风度和安天乐命的精神，千百年来，陶渊明的田园诗影响了无数人的精神世界乃至生活态度。